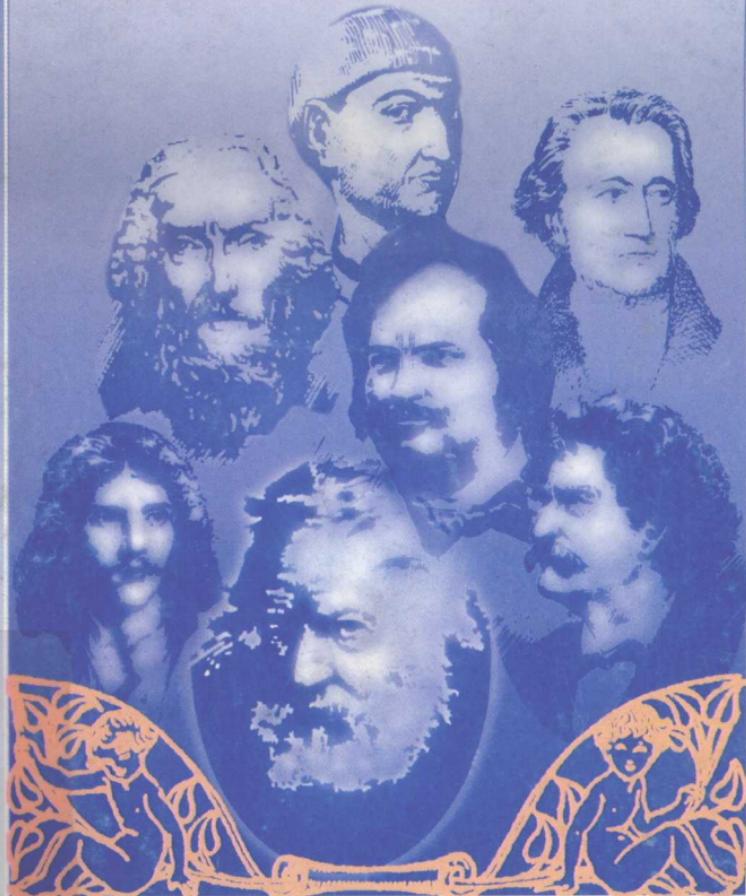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

世界名著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 | | |
|----------------------|---------------|
| 大雷雨 (俄) | 奥斯特罗夫斯基 (1) |
| 罪与罚 (俄) | 陀思妥耶夫斯基 (9) |
| 白痴 (俄) |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 |
| 复活 (俄) | 列夫·托尔斯泰 (36) |
| 堂吉诃德 (西班牙) | 塞万提斯 (51) |
| 哈姆雷特 (英) | 莎士比亚 (60) |
| 力士参孙 (英) | 弥尔顿 (68) |
|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英) | 菲尔丁 (72) |
| 大卫·科波菲尔 (英) | 狄更斯 (77) |
| 艰难时世 (英) | 狄更斯 (88) |
| 简·爱 (英) | 夏洛蒂·勃朗特 (101) |
| 傲慢与偏见 (英) | 奥斯丁 (115) |

大雷雨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19世纪俄国著名剧作家。一生作有近五十个剧本，最著名的如：《代人受过》、《肥缺》、《大雷雨》、《闹市》、《森林》、《没有陪嫁的女人》等。他的戏剧生活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的社会面貌，被杜勃罗留波夫称为“生活的戏剧”。

《大雷雨》写于1859年，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个剧作中，作者对地主、商人们的贪婪、残暴、专横作了无情的揭露，并明确提出了妇女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问题，从而使这出名剧成为世界剧坛上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之一。

沙威尔·普罗柯费耶维奇·提郭意是卡里诺夫城有名的商人。他很富有，为人贪婪，从来不讨人喜欢。他脾气很坏，动不动就骂人。每年，他都要雇用很多人，但一到结帐的日子，他就莫名其妙地动肝火、发脾气。农民们曾到市长那儿控告，说他跟谁也不把帐算清。他在市长面前却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辩解：“您知道，如果我少给每个人一个戈比，那我就要成好几千卢布了，这有什么不好的！”

全卡里诺夫城，提郭意认为自己只有一个朋友，那是卡巴诺娃。他对她倒无话不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对我提到钱，我就浑身冒火儿。”

提郭意不讨人喜欢，也没人能讨提郭意的喜欢，就连他的女人和孩子也是如此。不久前，提郭意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叫鲍里斯，是提郭意的侄子。但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到卡里诺夫城是投奔叔父来的。因为祖母去世时，曾留下遗嘱，等他到了成年的时候，叔父应该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他。把财产分给别人！这简直要提郭意的命！尽管那做侄子的态度谦卑、恭顺得无可挑剔，提郭意还是一看见他就生气，“懒骨头”、“滑头”、“该死的东西”是提郭意经常送给侄子的头衔。

鲍里斯在卡里诺夫城是孤独的。这位在莫斯科受过相当教育的年轻人对小城镇的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提郭意整日随心所欲的呵斥更使鲍里斯觉得心烦。他感到窒息，惟恐自己的青春在这个丑恶的地方白白浪费掉。正在这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卡巴诺娃家的年轻媳妇卡杰琳娜。

卡杰琳娜在卡巴诺娃家也是个受气包，有着与鲍里斯几乎相似的境遇。这个秉性天真、富于幻想的姑娘自从嫁到卡巴诺娃家后就失去了自由和欢乐。她总是受到婆婆的百般挑剔、百般刁难。不论卡杰琳娜怎样用心地孝敬婆婆，爱自己的丈夫，都讨不了卡巴诺娃的喜欢。老太婆总是怀疑媳妇挑拨了自己和儿子季洪的关系，她常常训斥儿子，说他自从娶了媳妇就不及从前那样孝顺她了，说他爱媳妇胜过爱母亲。如果这个时候，卡杰琳娜站出来为丈夫辩白，卡巴诺娃便是一声冷笑：“哎哟，干嘛要在我们眼前装得甜蜜蜜的，要叫人家知道你疼爱丈夫呢？”、“用不着少奶奶你来替他说话，我不会委屈他，他还是我儿子呢，这一层你可别忘了！”儿子对媳妇

不打、不骂、不吓唬，这在卡巴诺娃看来，简直是窝囊废，是大逆不道。因为，按照她的逻辑：儿子对媳妇不打不骂，那媳妇就不会怕儿子，不怕儿子也就不会怕婆婆，那一家子还有什么规矩和法律！

至于季洪，他对母亲的无端指责，是从来不敢反抗的。他怕她！他总是逆来顺受，支支吾吾地应付母亲无休止的无理取闹。但他又情愿这样，不怕人们说他没头脑、靠别人的思想生活，他甚至愿意让母亲把自己当作傻瓜保护起来，那又怎么样？只要能取悦母亲，让她少折腾人！可毕竟，年轻人总是年轻人，季洪也为自己无生气、无作为的生活感到郁闷。他常常偷偷去喝酒，排解心中的苦闷。有时候他也迁怒妻子，对她抱怨：“我老为了你挨妈妈的臭骂！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个没有力量保护妻子的丈夫，甚至在她遭欺辱、受委屈时也不给予宽解和安慰，却一味地要她忍耐、再忍耐！

在卡巴诺娃家，只有小姑子瓦尔瓦拉同情卡杰琳娜的遭遇。这位敢于瞒着母亲，同提郭意家的店员库得略西一再幽会的姑娘，早就对母亲的专横和哥哥的怯懦不满。她理解嫂子，常常为她鸣不平。卡杰琳娜也十分信任瓦尔瓦拉，只有单独同这位小姑娘在一起时，她才能够放任自己，畅所欲言。她怀念过去，常常拉了小姑娘的手回忆：“以前我简直是另一个人啊！我像只脱了笼的鸟儿似的，无忧无虑地过日子。我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到泉水里去洗澡，带水回去，把家里所有的花都浇遍了。我有好多好多花儿呢！每天早晨我们先去教堂，然后回到家里，姊妹们围坐一起，一边用金线在天鹅绒上绣花儿，一边听香客圣女们讲故事，或唱圣诗。直到中午，大家吃过饭，躺下来睡午觉，而我呢，就到花园里去散步。然后，我去做晚祷，晚上大家又来讲故事、唱歌儿，

真有意思！”

瓦尔瓦拉对嫂子所津津乐道的往事百听不厌。嫂子在回忆过去时那种欢快的、富于感情的神态特别使她感动。平日里似隐似显的苦痛和忧郁一扫而光，她孩子般幸福地微笑着，眼里闪着光。嫂子多美！瓦尔瓦拉常在心里感叹。她应该获得幸福的！可她嫁了这样的丈夫！还有这样一位婆婆！瓦尔瓦拉深深为嫂子惋惜。

枯燥的日子就在这沉重的空气里一天天无声无息地过去。直到有一天，瓦尔瓦拉发现嫂子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不是吗？卡杰琳娜近来如此亢奋不安：刚才还像孩子样欢快得又唱又跳，一转眼却又泪流满面，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而且她还变得喜欢打扮起来，特别是每次散步前，总要换衣服、梳头、扑粉、描眉，把自己修饰了又修饰，这在以前是很少有过的。小姑娘还注意到：嫂子总拉自己到伏尔加河岸那条林荫小道去散步，而每次，她都显出一副神色紧张、左顾右盼的样子。嫂子的这一切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那次提郭意和他侄子的造访？是那次林荫道上与鲍里斯的相遇？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嫂子的心被扰乱了，而那人是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看到嫂子在鲍里斯跟前每每面红耳赤的样子，瓦尔瓦拉对自己的判断就更加深信不疑。

小姑娘的猜测是正确的，卡杰琳娜的心确实被那个莫斯科来的年轻人搅乱了。他英俊、魁梧，举止、谈吐无一不显出他的教养，那么文雅、潇洒。尽管卡杰琳娜不愿承认，却不能不承认，自第一次见面起，自己就给这年轻人深深地吸引住了。而且，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感到鲍里斯也在喜欢自己。哦，灰暗的生活中总算有了一丝光亮！可这怎么能够！坏

女人才会有了丈夫还去爱别人！自己不是有丈夫了吗？难道不爱他？这真罪过！卡杰琳娜整日左思右想，却总不能使自己安静下来。向小姑娘诉说吧，可这是怎样的丑恶啊，她觉得难以启齿。有一天，卡杰琳娜终于经不住内心的煎熬，向小姑娘坦白了一切。

“我曾和我自己挣扎过多少次啊！可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罪恶的念头。瓦莲卡，我不爱丈夫，爱别人，难道这还不算一件坏事、一个可怕的罪恶吗？”瓦尔瓦拉竭力安慰可怜的嫂子。她认为卡杰琳娜没有理由爱这样的丈夫，没有理由不去想别人。她甚至替嫂子暗暗庆幸，并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找机会帮她一把，因为她知道，季洪不久就要出门一段日子。“等着瞧”，瓦尔瓦拉神秘地说：“说不准这里还真会发生点什么呢！”

几天后，季洪果然因事外出。他母亲为此心都焦碎了。因为儿子要离开她自由自在地过一段时间，这可不算小事！临行前，她特意把他关到屋子里嘱咐了半天，领他到神像面前让他起誓，他得完全依照她所嘱咐的话去做，还要求儿子当着自己的面嘱咐妻子，让她知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做妻子的应该怎样过日子。叫她尊敬婆婆要像尊敬自己的母亲一样，叫她不要闲坐着，像位太太似的！叫她不要盯着窗户外头看！叫她不要偷眼看年轻小伙子！叫她……卡巴诺娃的唠叨，连一向顺着她的儿子都觉得过分了。

卡杰琳娜受不了婆婆的侮辱。和丈夫单独在一块儿时，她哭着恳求丈夫不要走，或者就带自己一块儿走，否则“你叫我这可怜的女人上哪儿去？叫我依靠谁呢？”可丈夫不同意：“你们把我折磨得够受了，我一心一意只想逃走，可是你还来死缠着我。我并不是不爱你，但为了逃避这奴隶般的生活，无

拘无束地过一段日子，我哪里还管得了妻子？”丈夫的话深深刺痛了卡杰琳娜的心。小姑说得对，她有什么理由爱这样的丈夫！有什么理由不去想别人！卡杰琳娜突然记起瓦尔瓦拉那天神秘的预言。是啊，很难说丈夫走后这里会不会出什么事，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可是，这真罪过！卡杰琳娜感到恐惧，不愿想下去，她走到丈夫跟前：“你还是让我发个誓愿吧！你走之后，我决不跟生人说话，也不想除你而外的任何人，否则，我就不能进入天堂！”

丈夫终于丢下妻子走了。卡杰琳娜感到从未有过的忧虑与凄凉。当天下午，瓦尔瓦拉告诉嫂子，这段日子，她们该到花园里的凉亭上去睡觉，那里凉快，她要嫂子陪她一齐去。傍晚，瓦尔瓦拉要去会库得略西，出门前，她突然扔给嫂子一把钥匙，说这是花园后面那道小门的钥匙。她已经替她约了鲍里斯，让他傍晚在小门外的谷地里等着。

“事情终于要发生了！”卡杰琳娜绝望地想，这下完了，我要毁了！可是上午还向丈夫发誓呢！罪过！“扔掉这罪恶的钥匙吧”，她又想，“犯罪是容易的！可是，奴隶生活更苦。既然机会来了，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卡杰琳娜在矛盾中苦苦挣扎，她也不清楚自己在花园里徘徊了几个小时，可她知道鲍里斯此刻就在那小门外的谷地里，她距犯罪只有几步之遥。“让我下地狱吧！让我没有忏悔地死去吧！”她终于向那小门走去，“既然是命中注定，我又怎么能躲避得了呢！”小门打开时，她这样念着……

鲍里斯果然在谷地里等她。这是怎样的夜啊，月光、树影、花香、歌声……卡杰琳娜陶醉在自己的梦里，婆婆和丈夫不存在了，上帝也不复存在了……

不知不觉中，十天过去了。这天一大早，乌云密布，雷

声隆隆，四处一片死寂。人们惊慌失措地等待大雷雨的到来。季洪回到了家，从一进门起，他就感到异样：妻子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惊惧的眼光始终躲着自己；母亲不时地用冷眼瞅他妻子，眼光那么犀利，仿佛要把人穿透一般；平日爱说爱闹的妹妹也变得木木的了。家里准出了事！季洪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兆头。

雷声隆隆，卡杰琳娜管不住自己了，她觉着这雷闪就是来劈自己的，她惊惧万分，认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上帝要惩罚她这个罪人了，她违背了自己对丈夫的誓言，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大雷雨来了”，她对小姑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会被雷电劈死！但我要向丈夫和婆婆忏悔！”瓦尔瓦拉没有止住她，她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一切。

一切都清楚了，不到一会儿，全卡里诺夫城都在唾弃和讥咒这几个大逆不道的年轻人。卡杰琳娜当即被婆婆关了起来；鲍里斯也受到叔父的驱逐，他要立即把他遣送到很远的西伯利亚去；瓦尔瓦拉则不堪忍受母亲和市人的折磨，当晚就同她的情人库得西略一道私奔了。

一切来得这样快，鲍里斯简直不敢相信。昨晚还是花前月下，今天却不知要到什么陌生的地方去过夜。叔父是无情的！鲍里斯无力反抗。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他向叔父请准了几分钟的时间，来到卡巴诺娃家花园外的谷地里。他要向这个美丽的地方告别。

奇迹发生了，鲍里斯竟在这里见到了卡杰琳娜——这可怜的女人，她从家里逃出来正四处找他！两人拥在一起相互哭诉、相互安慰了一番。卡杰琳娜恳求鲍里斯带自己一块儿走，但鲍里斯没同意。他说那地方很远，而且他也并不是自愿要去的。

卡杰琳娜感到自己无路可走了，她目送逐渐远去的鲍里斯的背影，心里一遍遍地祝他平安，直到他完全消失在黑夜中。

“现在我怎么办？”卡杰琳娜在黑暗中毫无目的地乱走开来，“活下去吗？不！没必要，我憎恨那些人，憎恨那所房子。或者，就进坟墓吧！”卡杰琳娜突然想，一棵树下面的一座小坟！……阳光温暖它，雨点淋湿它……春天时，它上面长满青草，开满野花……她泪流满面，却不再发抖，那个念头顽固而强烈地占据了她的头脑。她从容地向伏尔加河边走去，不再理会头顶上的电光雷声。

“再见了，我的朋友、我的欢乐！”她抛下最后一句话，便纵身投入伏尔加河的急流中……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1839年他父亲因虐待农奴，被农奴打死，这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5)，深化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的形象和主题，开始了他揭示人类异化灵魂的文学创作生涯。1866年《罪与罚》问世，为作家带来空前的声誉，两年后又完成长篇小说《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曾被沙皇俄国判过死刑，最后信奉宗教，是创作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他擅长心理描写，更擅长写“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精神上的痛苦。流露在他作品中的宗教观点和绝望情绪比起他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恶的控诉，是微不足道的。

大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从女房东租给他的阁楼中出来后，去找那个矮小的老太婆当他那只旧式的银表，一路上恍恍惚惚，心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件事”。

等他坐在从未进过的酒馆里时，他怀里揣着的是当表得来的一个卢布十五个戈比。因偷了妻子的钱不敢回家的酒鬼

玛尔美拉陀夫这时候却凑过来醉意大发地向他忏悔自己是怎样迫使女儿索尼亚走上卖淫之路的，他的忏悔只能引得店主和酒客们的大笑。但玛尔美拉陀夫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依旧讲他的身世，讲他对妻子女儿的疼爱。这很令大学生不舒服，后悔不该到这儿来。但他没有办法，因为酒鬼醉成一滩泥，大学生只好在他“钉死我吧，审判我吧”的自咒声中送他回家。按照酒鬼的说法就是：人总得有个去处的。

拉思科里涅珂夫第二天醒得很迟。他生气、急躁、憎恶地看着自己这个小柜橱似的房间。送茶的房东女仆进来告诉他房东要到警察局告他不付房租，埋怨大学生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大学生说他这段时期在“内省”，这话使女仆笑得直不起腰。

大学生的母亲来信了。信中说妹妹都丽亚因主人司维特里喀罗夫向她求婚而被迫辞去了家庭教师，求婚一事闹得满城风雨，都丽亚为此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现在都丽亚打算嫁给七品文官卢辛。因为卢辛在彼得堡政府做事，答应帮助拉思科里涅珂夫找个差事。母女俩十分高兴，她们为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前途什么都愿意做。大学生看完了信脸色惨白：都丽亚如果从自己考虑，是决不会答应做卢辛的小老婆的。但是为了哥哥她却愿意出卖自己，毁掉自己的一生……不行，他坚决不能同意这件事、他甚至想到了酒鬼的女儿索尼亚，如果都丽亚嫁给卢辛，甚至比索尼亚的命运还不如的……但是他转眼一想：自己能为她们做什么呢？不但不能，甚至还要母亲的接济——他绝望了。

“那件事”这时候又潜入了他的脑海。他本想出来找朋友拉如密享，看看那里有什么差事做。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找他没有用。他烦极了，又去喝烧酒了。喝完便倒在草地上做

儿童时期杀马的梦。“那件事”又来缠扰他，他觉得那是罪恶，但是偶然地在一个小酒馆里他也听到了邻桌的一个大学生和他有相同的想法，如果杀了那个又矮又蠢的老太婆可以救活千百人，不妨一做。但是那个大学生只是随便谈谈而已。拉思科里涅珂夫却是想去身体力行。

拉思科里涅珂夫开始行动了。他用木头钉上铁皮做了一个假银烟盒，一面想到以前人们犯罪所以容易被发现，关键在犯罪人的心理素质不行，而他这一次应该努力做好。他又从邻家的敞开的房子里偷得一把斧头，奇异自己竟然一点不害怕。老天爷也没有安排他在去老太婆家的路上遇到任何麻烦。

门开后，开始时大学生在老太婆两只锐利又多疑的眼光审视下有些着慌。但是他终于有勇气在老太婆验看他那件假银烟盒的时候举起了斧头，老太婆倒在血泊中后又挨了他几下斧背。当他战战兢兢用钥匙打开房门，摸索出老太婆的金银首饰，老太婆的妹妹——理萨威泰怀抱一个包袱出现了。于是大学生又用那把沾满血迹的斧头劈死了她——大学生开始恐惧了，极想赶快从这里跑开。不想这时候碰巧外面又有两个人来敲老太婆的门，而当他们发现门反扣着，便跑去找看门人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趁机溜走。他一会跑到有人群的地方，一会又跑到河沿上，最后绕了好多弯路才敢回家——也同样是上帝照顾他，他竟然洗了斧子送回那家人家而同样没人看见。

当他回家倒头便睡的时候，忽然接到了警察局的传票，他立即慌乱起来，把有血迹的袜子脱了又穿上，在离警察局大约四分之一远的时候，他甚至想一进去就要跪下，把一切都坦白出来。直到进门后书记长叫他等一会，他才安静下来，心

想不会是那件事。果然是一场虚惊，警察局传他是因为他欠女房东的房租被女房东告到警察局去了。虽然他没有被盘问老太婆被杀的事，但这件凶案警察们已经在议论了。

“他们会不会去搜查我的住处呢？”他想把金银首饰扔到河里去，但很快又改了主意。最后他把金银首饰埋到 V 大街附近的靠近水槽边的一块大石头下。但很快又后悔了：难道干这件事就是为了把它们都藏起来吗？他心神不定，去找朋友拉如密亨，去了以后又神经质似地要走，惹得他朋友直骂他是疯子。他走上街，又差点被马车撞倒，引起周围一片笑声。一个妇女把他当作了乞丐，给了他二十戈比。他握着，觉着有点不对头，便情不自禁地把它扔到水里去了。然后回家倒头便睡。

他病了。四天差不多什么也不吃，也不喝。他的朋友拉如密亨来看他了，并且带来了他母亲汇来的三十五卢布。拉如密亨扶起他，搂着他的头喂他汤和菜，拉思科里涅珂夫却问他自己在梦中说过什么胡话没有。“怎么没说过，”拉如密亨说：“你老是要袜子，还有耳环和链子什么的。”拉如密亨走后大学生又慌乱了。

不久，医生饶塞毛夫来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了，带来一个漆匠被人告发犯了谋杀罪的消息，然后大家又一道听拉如密亨详细地描述凶案的经过。

卢辛来了。卢辛做完自我介绍后，大学生用好奇、陌生的眼光瞪着这位妹夫，恶意地一笑。卢辛不厌其烦地说怎样为她们母女俩租好了一间房子，怎样喜好和青年人在一起，学习一些新思想。但拉思科里涅珂夫却对议论谋杀案感兴趣。卢辛插嘴说他也知道这件谋杀案，并认为很可能是上层人物道德沦丧干出来的。这个观点激怒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干脆

把卢辛赶走了。

朋友走后，他立即穿戴整齐上了街。在街上给了一个唱歌的姑娘五个戈比，又去喝酒。在小酒馆里，他碰巧遇见了警察局书记长萨米陀夫。他开玩笑地问如果老太婆是他杀的那会怎么样？萨米陀夫怀疑他又疯了。

出酒馆经过×桥时，一个女人跳河自杀，这行为挫伤了他先前“要把这一切结束”的勇气。他又抱着不看一眼决不踏实的想法去漆匠尼古拉被杀现场去看了看。

路上，大学生意外地碰到了酒鬼玛尔美拉托夫被一辆马车压伤了。他立即主动和警察一道护送酒鬼回家。他安慰酒鬼的老婆说已经找了医生，不用担心付钱什么的。一会儿医生来了，看了一会说：“他没希望活了。”这时候酒鬼的女儿索尼亚穿着破旧的衣服怯生生地挤进房来。

玛尔美拉托夫正处在临死的痛苦之中。但当他看见女儿时，居然用臂肘把自己撑起来，想伸手给女儿，一边喊道：“索尼亚！女儿呀！宽恕我啊！”然后就一头倒在索尼亚的怀里，死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安慰了死者的全家，从母亲汇来的三十五卢布中给了她们二十卢布。他出来后，索尼亚的妹妹小波仑加追出来亲切地吻他，问他的姓名和住址。这使大学生很感动。

母亲和妹妹来看望他了，一阵狂喜，他被母亲和妹妹同时拥抱着了。

“不要折磨我！”拉思科里涅珂夫急躁地挥着手，大声要求母亲和妹妹解除和卢辛的婚事。

拉如密亨在几次拜访后被都丽亚亮光闪闪的黑眼睛吸引住了，他爱上了她。他按捺不住把这种心思透露给伙伴饶塞

毛夫，拉如密亨不知道他也赢得了母女俩的好感。

报上发表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一篇谈“特殊人”犯罪的文章，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围绕着大学生“世上的伟人某种意义上都是罪犯，因为他们破坏现行法则，借口伟大的目的不惜会杀人”的议论，侦探长波费利与大学生展开了斗智，波费利语带讥讽，含沙射影，弄得拉思科里涅珂夫很不安。他扭头就走，一气跑回自己的小房间，先是胡思乱想，继而迷乱，恐惧不已。

在濒临绝望的精神危机里，当痛苦与折磨超过能忍受的限度，拉思科里涅珂夫想到索尼亚，这苦水里泡大的姑娘成了引他皈依天主的天使，他去到她那里，见到她时，他把头伏在地上，吻她的脚，这引起索尼亚的一阵惊慌。但是大学生说：“我并不是向你致敬，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致敬。你最大的罪过是甘愿蒙受耻辱，但你最大的美德也是忍辱迎生，这种耻辱怎么能和神圣的感情在你身上并存呢？”大学生泪流满面地看着她，忽然意识到一种伟大的力量支撑着索尼亚，——一大群衣不蔽体、光着脚丫的可怜的妹妹和同样可怜的、半疯的、患着肺痨病对墙撞头的母亲，而她们对她，还是那么重要和不可抛弃！大学生在五斗橱上发现了一本《新约》，理解到索尼亚是靠着一种宗教般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否则她早已自杀，或进疯人院了。于是他和她一道朗诵《新约》，并对她说：“我今天把我的家庭抛弃了，我现在只有你了，我们都是被诅咒的人，我们一道走我们的路吧。”索尼亚不明白他的话。他又说：“你毁坏了一个生命……你自己的……怎么办呢？爽爽快快地把必须打破的东西打破，然后自己去受苦……怎么还不明白呢？如果我明天能来，我就告诉你谁把理萨威泰杀了……再会，不要握手。明天！”说完他便